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十九

巳未孟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福建道監察御史倪應春題爲虜情斷不可測  
國計斷不可踈敬陳急切要務以備

聖明採擇事自經略失策殞將喪師一日之間羽  
書數至舉朝皇皇莫知爲計頃邊報數日不  
至則又謂奴酋未必深入可幸相安無事矣  
此職之所大懼也語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備之乃今所以備之者何如也聚旅而謀

蒿目而議不過調兵一萬募兵一萬已耳調者猝難從戎募者茫無風影以殘敗之餘當方張之敵夫何所恃而令其不深入也名將膏于原野精銳盡于鋒鏑僅僅從遼議起一李如楨猶然甲可乙否漫無定畫夫何所恃而令其不深入也奴酋最善偵探聞其購邸報一本酬以數十餘金則京師武備之空虛調兵徵餉之繁難

皇上厭萬幾而居深宮之中羣臣束文法而操築

室之議奴所洞悉而玩我于股掌者我於彼  
之情形百未偵其一二夫何所恃而令其不  
深入也或謂駑馬戀棧豆且恐北關之尾其  
後耳信然彼陷撫順矣何以又攻三堡何以  
又陷清河又何以破大兵而無懼色且聲言  
進歿聯船垂涎北關也則奴曷嘗一日忘我  
耶目今四夷生心在在挾賞夫我有備而後  
可以賞可以無賞卽賞可以操縱如意若一  
惟賞之是恃不識南宋之金繒足以厭虜吻

而無患否職語及此職心如焚不避忌諱敷  
陳末議以祈採擇焉

一曰定人心東夷匪茹訛言叢集兼以風火日  
星之變術士假太白以神占驗者實繁有徒  
東事敗矣乃捏造捷音轉相傳播其意何居  
無非窺

皇上之疑而借是以離我交伺

皇上之懈而借是以踈我防耳敵氣愈熾士氣愈  
挫人心愈搖東征軍士妻子流離哭聲震天

東南之士民商賈及貲郎候選者獸奔鳥竄  
一時舟車騰貴光景如此良可寒心若不曲  
爲開示亟爲撫循中外有不聞風而駭且走  
者乎則收拾人心乃固圍之第一義也

一曰息繁言夫遼師挫衄正主憂臣辱之時謂  
宜臥薪嘗膽誓不與賊俱生乃狼烟告警蟻  
戰方酬廟堂上添一番議論必生一番攻擊  
試思今日何等時而暇爲繁聒乎政如中流  
遇暴風舟幾裂篙者櫓者柁者猶詭讓不休

全書通考卷之十九  
三

也有載胥及溺而已願各以全副精神用佐廟算諸凡有裨邊務者協力料理若借事發端橫逞胸臆于國家何利而乃爲是嘵嘵也更祈皇上慨發章疏立剖邪正將繁言息國是自定矣

一曰破資格夫承平之世誠可以杜躁進之風在多事之秋祇足以掣英雄之肘今何時哉

凡我用之闔以外者欲其壁壘改觀犁庭掃幕用之闔以內者欲其決策帷幄制勝千里顧拘拘焉資格是循安知其人足以勝任而



愉快乎明知其未必勝而姑嘗試之不幾以  
社稷蒼生僥倖乎竊以爲苟足當一面不問  
其爲何官卽當以一面付之而一切推轂大  
僚但求真材實品不必全拘資格將見格外  
蒙收者圖報必深感激思奮者舉一勸百固  
今日用人之急着也

一曰求實用自遼左告變諸臣籌軍國者言人  
人殊總不敢爲孟浪之談以裨安攘之用今  
明旨難于河清累牘幾同畫餅且兵機變于呼吸

國勢危于纍卵上與下交相推諉天下事尚  
忍言哉卽如山海通州當宿重兵京師當掄  
大將營兵當分官督練而拔其精銳者火器  
當驗造堪用而募其習放者又如懸重賞以  
緝奸細練土兵以備調援飭門禁以壯威嚴  
鑿鑿可行無煩再計特在當事者精神鼓舞  
設施誠力行之當請

旨者請

旨當題知者題知庶幾有一言得一言之用不然

策之不豫而但曰鎮定夫古人亦有鎮定者  
安石之圍碁睹墅寇準之飲笑自如彼不知  
費却幾多心嘔却幾多血蓋計定而後暇豫  
非其贖贖計無所之也

一曰簡良將自古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  
將周瑜以三萬樹赤壁之勳謝玄以八千收  
淝水之捷班超以三十六人立功西域外則  
將之能也今議募四省兵矣有兵無將誰其  
統馭竊意草澤行伍之內必有英雄請檄天

下有司各舉竒才異能之士其智深勇沉文  
武兼資者爲一等膂力過人精于騎射者爲  
一等精曉藝能善造軍器戰具者爲一等曉  
暢占候旁通術數者爲一等所在撫按敦禮  
之先冊報部徵赴京師試之京營以驗其能  
果勝則徒步登壇仍註舉主以上考雖未必  
人人韓白豈遂無一赳赳桓桓足任干城之  
選者哉將得其人則竒正互運步伍整齊兵  
不期精而自精用一人則當數十人之用矣

一曰摻軍餉今日之用餉與昔日之用餉不同  
在昔可以數計而今不可以數計也昔日募  
兵止于得戰士而今且欲得死士矣彼見四  
方徵集者一日而萬骨皆枯非有破格之賞  
彼亦安肯舍性命而從戎也蓋無餉則無兵  
而無重餉則無精兵乃天不雨珠地不湧粟  
皇上之發內帑又直有待則惟有搜括一術可以  
應急耳昔臣戴罪閩汀之上杭除積穀外在  
庫河稅約有萬餘兩昨見鉅鹿一揭云摻得

庫積三百三十有奇而况有大于兩縣者乎  
卽有無不等然未有并積穀折價而無之者  
職以爲當留其半以濟地方之急取其半以  
應今日之餉合無移文撫按加意盤查完一  
府卽解一府限定時刻數月之內百萬之餉  
可立致也此猶就有司言也卽如各衙門豈  
無分毫存積相應一體揅括噫揅括窮而餉  
將安繼乎則夫開源節流酌于不匱之府者  
大司農宜有石畫臨渴掘井茲其日矣然職

有說焉禍不可玩敵不可縱時不可失撫順  
陷而虜當長驅然而未猝至也清河陷而虜  
當長驅然而未猝至也近且慮其有破竹之  
勢而亦未猝至也此皆天地

祖宗之靈令我于倉迫中得暫暇豫此等日月真  
一刻千金及此時舉枚卜補大僚下考選釋  
縲臣起廢棄而又延見羣士共圖長策諸臣  
恪共職業枕戈待旦以雪國恥所謂戰勝於  
廟堂之上者也多難之興天以之開聖明亦

以之開豪傑故臣所臚列于臣子可得爲者  
倍詳伏乞

皇上裁察施行

○原任戶科給事中姚宗文上大司馬書敬啓東  
事決裂撫臣累疏告急此真危迫存亡之秋  
也如前者商略不通鹵莽一戰而敗罪在遼  
帥今羽書旁午急如在焚思揀而中朝漫爲  
之計呼而不應罪不在遼也將何以策之子  
經略請兵四萬誠不易得周毓老請兵一萬



則萬無不應之理亦萬無緩應之理見貴衙門所議召兵皆舊徵不至者緩不及事此欲分西江而甦涸轍也愚謂援遼急遣非薊鎮真定兵不可薊鎮與遼陽義在唇齒且整兵出關僅二百里而遙較他處數千里赴援者勞逸不啻倍也遼亡而薊不能守人盡知之則存遼卽以衛薊薊鎮擁兵十萬餘卽召六七千赴援其不足者以真定兵湊之于遼有急濟于薊未爲大耗也夫萬人豈便足濟東

事哉亦以見呼之必應中國未棄遼耳昨小  
疏所議募兵固爲遼不盡爲遼也召兵易募  
兵難募兵于往日易募兵于此日難募兵而  
循舊套圖虛名易募兵而簡精銳得實用難  
愚所以議遣科臣從事武臣爲輔凡錢糧事  
宜等項應與撫按商量檄郡縣奉行者科臣  
主事而其設法招徠因材簡拔隨時訓練聞  
調則統領赴奔者武臣任其事正謂召募之  
難也如改而督之州縣則州縣之排門報名

按籍充數簿書之官視選兵爲兒戲也已有  
懲于前矣領兵而戰者將選兵者官是舟人  
出海梓人造舟不嘗風波之險而欲其急與  
同患必不得也且今日之兵豈間左偃蹇村  
落耕鋤者所能任哉取獸者於山取魚者於  
淵不揆其生聚之地因其敢往之氣而求之  
孰窺左足而應也此非用術以招之致則不  
來非主張有人糧餉具備隨投隨給則不來  
非較其智能勇力隨收隨援以激勸之則不

來此豈匆匆簿書者兼辦此耶急募之尚恐  
不得欲併募而緩之則愚之惑甚矣以遼將  
募遼兵以遼之兵與將守遼此極爲得策第  
問所爲守者豈閉門掩戶停旗息鼓幾幸旦  
夕之安乎我有能戰之具有必勝之氣虜且  
畏且怯而不敢前則我圍可固今日全遼將  
士在在寒心人人瑣尾險塞不守旌旗無色  
其氣何如其具安在種種瑕釁狡虜所悉萬  
一不逞長驅可修齋誦經閉戶以自衛乎或

不得不整旅而戰也遼兵當喪敗之餘應募者幾許誠難逆睹卽募得二三萬人能且守且戰以固東方乎如萬一遼之將與兵不能守且戰而別議召徵不知何以待之也又萬一遼不能守進而有根本之憂一旦羽檄徵兵又不知何以待之也昔者戚繼光論兵曰西北之戰必得十餘萬精銳之師方可出塞千里收功尺寸夫繼光而無將略也則可繼光而能將也則今日十萬之師安在而可不

爲三年之求哉說者謂多募兵則多餉非時  
詘所宜其說是也第餉之設處尚可多方兵  
之徵應苦無異術寧兵強而籌難給之餉毋  
使餉在而無可食之兵譬之羣盜在門積鏹  
在室爲主人計者不令出金錢募死士擊賊  
而閉門自守如一旦破垣而入孰爲主人有  
乎言及于此股慄色變總之援遼之師不宜  
救焚而汲遠募兵之說不宜畫餅以充饑今  
日之所重在遼則竭天下之力于遼不爲過

也所可深慮者不止于遼則竭桑土之謀于  
遼之外不爲過也若夫西虜挾賞雖其故智  
此時消息亦大有可憂者可存中國之體消  
目前之釁者惟台臺焦心圖之如聽邊將苟  
且塗塞萬一衝決天下事不可言矣書生愚  
鄙原無借箸之略難忘恤緯之心布露如斯  
惟高明採擇幸甚幸甚

○整飭遼東寧前兵備王化貞揭爲強虜乘機謀  
犯要地單弱不支謹直述危迫情形以聽酌

議事照得寧前負山瀕海一線通遼譬之咽  
喉卒有哽咽卽四肢無病已爲可憂况遼之  
在今日爲何如也職最不肖誤蒙推擇畀以  
方面之任與有藩翰之責妄意竭其駑鈍保  
障一方及入遼之後一一按視而知寧前之  
不可爲也城堡器械之類一無可恃乃兵馬  
之單弱則又甚焉綿亘三百餘里毳幙鱗次  
防禦之士原額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七名逃  
亡四千三十五名除各處哨瞭塘撥等項雜



差外實在管操不滿六千又有以調選行者  
有以無馬城守者其堪戰之士祇查有二千  
五百二十餘人分爲五營又分爲三十堡一  
將所統有僅踰二百者一堡之內不滿三十  
人者處處單匱處處衝要狗鼠之盜無日無  
之軍士東援西堵疲于奔命而問其月餉則  
人食四錢也馬食一錢八分也救死不贍奄  
奄欲盡或以無聊而逃或以應募而逃漸成  
摘瓜之勢人懷掉臂之思衆虜耽耽已無以

應今虎墩兔愁統衆十萬聲言犯搶賴

廟社之靈保無他慮但大軍新破人心恇擾已有

草木皆兵之勢更成捉襟露肘之形職晝夜

拮据力圖防禦百孔千瘡補葺無及萬一烟

塵四起戎馬長嘶職以身殉封疆亦何足惜

但恐薊遼咽喉一旦中絕國家事不復可爲

卽議餉亦無所用之矣是用直述杞憂仰干

廟算懇惟當事台臺亟行酌議力救目前若數月

之後徵繕粗備職請以身當之矣謹揭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謹揭遼兵大餉舉國震驚  
諸所未遑首先請帑乃請數日而後允允數  
日而後發卽發亦僅于原請二百萬內纔得  
四十萬金蓋發帑若斯之難也職謂此銀一  
到太倉戶兵二部卽宜謀議僉同作何支用  
不逾時分途起解猶可救燃眉于萬一乃發  
帑在十八日而職以太倉巡視之役蒙召驗  
兌在昨二十七日已覺太遲及職旣到扣以  
起解之銀若干解往何處乃知二十萬解遼

充軍士月餉也六萬餘解宣大調兵也職于  
時不覺錯愕遂數語而別未敢聞命盖念遼  
軍屠戮無算一軍即可餘一軍之饜而目下  
所不足非餉也兵也且兵與其遠調而難期  
不如近募而易集况以遼人救遼地則兵之  
取數于遼者當多而薊次之他處又次之今  
不急兵而急餉不急近募而急遠調職竊惑  
焉夫銀發太倉似應太倉爲政矧月餉奉有  
明旨戶部豈其無據而然獨柰何兵部當此存亡

危急之秋而猶若是憤憤也職願兵部立刻  
與同戶部商量的確今日帑金宜先儘兵而  
後及餉卽兵亦先儘募而後及調卽募亦先  
儘近地而後遐方某處多募該銀若干某處  
少募該銀若干一面具題一面差官領解若  
仍憤憤如昨卽太倉再召職職終不敢聞命  
矣夫在戶言戶職當專主月饟但刻下遼事  
譬之病人危在旦夕所謂急則治標急莫急  
于募兵職未暇以執掌爭也自遼警到今已

近一月而募兵尚無影響頃讀遵化撫臣疏  
又知永平召募揭榜五日竟無一名以募兵  
如此其難而募兵之銀尚緩于解運不知何  
以泄泄若此事迫勢窮矣願當事及蚤圖之  
至潘宗顏等之死事作何追崇三路諸軍之  
瘡痍作何優卹凡戶部之要緊支給者又總  
在四十萬內除募兵費用外量爲酌支以遵  
二部從長處之之

旨庶幾兩得其平耳謹揭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奴患剝膚屬國當聯伏乞

勅勵朝鮮及金白二酋以固藩籬以鎮危疆事接  
經略移劄於臣謂高麗步兵一萬統之者都  
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安營在劉帥馬  
兵之後劉帥始初二三日連戰得利及初四  
日奴酋將兵盡集于東劉綖遂不能支而高  
麗劄兵山頭亦不能支奴酋四面圍繞致一  
敗無餘北關初三日始以二千之衆赴三岔

之北該鎬以一官具禮持書以慰問高麗王  
以一人宣諭北關必期堅心自強協力助順  
等因到臣隨牌行守道都司卽查麗兵進戰  
情形損折官兵大數以憑具題獎卹去後三  
月十三日據督防北關委官王世忠持金台  
失白羊骨夷文一紙內稱蒙開原兵備馬法  
調我兵馬隨營卽將各屯兵馬調齊於初三  
日同王世忠并紅旗馬遊擊等起身行到中  
國有安樂州備禦家分付我家兵馬回寨防



守聽調今調王世忠回遼問話我們將兵馬  
紅旗留寨防守安心與裏邊合營同殺奴酋  
我金白屢受厚恩若有別心天地不容又據  
金酋說稱十一至十五日每日屢屢從建州  
走來部落共五十餘名供說奴酋兵馬與  
天朝兵馬對敵大小頭目并部落在陣時死了  
許多中傷無數到家又死了許多奴酋合寨  
日夜哭聲不絕又兼糧米缺少個個驚惶來  
夷恐本寨日後難以存亡得便來投北關等

情又據委官王世忠等稟十八日據金白二首面向職等說稱奴酋差部落卜路等四名俱係本寨被擄部夷每寨各差二名具夷文天二張前來北關行至中途將夷文失遺來夷供說奴酋說稱我家祖父你家祖父俱是裏邊害了爲何不報舊仇反與裏邊一心與我們爲仇今差你等與兩寨都督說知以後我們二家講和了再與裏邊報仇等語金白又稱他與裏邊作歹恐日後難支故來哄我講

和想前年他將南關灰扒兀喇等處做親和好誘哄俱都吞併今日又來哄我們我們豈肯聽他巧言要活同裏邊活要死同裏邊死也不肯受他誘哄如有二心天地不容我再稟知上司馬法將東邊城堡多多添上兵馬便益瞭望奴酋也不敢輕犯等情再稟有奴酋男貴英把兔中軍韋都男俱被兵馬殺死緣由到臣固知奴賊狡詐垂涎北關欲爲甘心故設餌誘亟劄經臣差官宣諭金白曉以

利害令其扎營附近開鐵若奴酋突犯開鐵  
二酋卽發兵徑搶奴寨務堅其心勿令中彼  
狡詐外爲照以夷攻夷誠中國之長技而遠  
交近攻尤狡奴之深心奴自猖獗以來未敢  
長驅者以朝鮮北關之議其後也故去年屢  
以古木坪之胡通使朝鮮復以魚休之威蹂  
躪金白迨忿麗人之助順剿逆輒併全寨精  
騎殘殺麗兵見金白未及動兵不勝疑畏彼  
遣數十人投降以安其心仍使四夷講和以

攜其志恐金白不審利害被奴牽誘致累年  
庇救之功棄于一朝北關去而開鐵危漸而  
遼廣漸而薊門蓋益不可支矣其爲神京患  
宗社憂可勝道哉至于麗王雖未躬親提旅然發  
兵萬餘自裹糗糧與奴死戰雖經創殘尚無  
二心同仇之義足爲可嘉卽經臣遣官問慰  
未必徵兵重來必藉

天語獎賚方可得其終事伏乞

皇上特勅褒賞朝鮮一以旌其勤王之忠一以卹

其被傷之士俾彼君臣仍提一旅屯置沿江  
羽翼東南使奴酋不敢窺寬奠驂陽鎮江諸  
處仍乞

勅諭金白永堅一心勿被奴誘多集兵馬扎營開  
原境上儻奴旦夕入犯或徑搶奴寨或共力  
防禦庶犄角勢成而藩籬自固并將臣等請  
兵請餉大將速發過關急抹豕突更慮經臣  
寡助羣策宜集如舊臺臣劉光復久歷京營  
深諳邊務惟望

皇上赦光復于獄授以軍前贊畫使之籌算方略  
共圖勦勦旣沾朝廷使過之恩又得遼左半  
壁之用危疆幸甚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危遼旦夕難支援兵遲  
迴不發懇乞

天語嚴催并行申飭以肅軍紀以保封疆事職方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宣府趙士諤  
揭爲衝邊武備空虛援兵決難再調懇乞

皇上勅部別圖長策完遼免調邊兵以成兩悞事

等因到部爲照遼事決裂兵將幾空奴酋蓄  
銳養威逞在指日見今各虜蠢動遼瀋錦義  
之間烽火相望撫鎮之報已有十方寺堡之  
圍矣事在燃眉朝不及夕臣部請發兵馬一  
萬付宣府總兵劉孔胤統領勒限出關已幾  
半月矣遼左方在水火之中各鎮宜切纓冠  
之誼蓋遼之安危關繫內地揀危遼所以安  
畿輔此一恒人能辨之者乃該撫鎮臣始謂  
宣鎮原係巖疆請罷援遼之議近又以武備



空虛復申前請欲臣別圖完遼之策夫揀遼  
之策則莫急于調邊兵調邊兵則無便于調  
宣鎮審時度勢幾經躊躕而後分別題請且  
酌所調之數給與安家馬價卽行解補其爲  
本鎮慮者亦旣周密矣得

旨之日卽兼程前往猶恐有緩不及事之虞而往  
返題留杭違

明旨者不一而足萬一執奏之間河東或有踈失  
將罪在本部乎抑遲在該鎮乎分一膜之視

置遼左于度外其失小掣臣部之肘因而貽  
悞封疆其失大臣願撫臣之虛心忖度無固  
執可也不然臣待罪兵曹所司何事而銅符  
不能召天下之兵闔外不復奉樞中之畫臣  
溺職之罪更不容逭矣伏乞

皇上立降

嚴旨督催宣府兵將星夜兼程赴遼以後臣部凡  
有調遣經奉

明旨者俱令刻期調發毋得遲迴觀望致悞軍機

庶法令昭明而緩急有攸賴矣

○巡視東城浙江道御史楊鶴題爲軍情事職爲  
遼事喪敗之後無一人探知奴酋動靜日夜  
憂思計無所出竊見奴酋舉事以來所向克  
捷勢如破竹觀其用兵着數不過兩言一則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則疾雷不及掩耳倏  
電不及瞬目今養威蓄銳又將一月餘矣勢  
必再犯犯必直指遼陽聲言犯開鐵瀋陽者  
虛也聲言攻北關者虛之尤也職揣奴酋之

言通石書 卷之十九  
情必出于此然猶躊躇未敢自決適臣巡視  
東城偶有遼陽監生范性善叩馬上書條陳  
遼事十款頗中機宜內一款固根本揣奴酋  
之必攻遼陽尤爲破的謹錄呈

御覽其言曰嘗聞兵爲詭道能料敵情知所防禦  
始爲得策昔漢高料陳豨之必出下策而卒  
就擒司馬懿料孔明之必出祁山而卒有備  
今奴酋乘勝之後果斂跡而不出乎抑出而  
向北之開鐵瀋陽與南之寬奠靉陽乎不知

賊必不然南之寬駿空城無所掠也北之開  
鐵瀋陽地方寒薄無當清河撫順一城且恐  
北關之尾其後也南北無心則必銳意于遼  
陽矣屯大兵于清河撫順之邊外聲言欲搶  
開鐵則我之兵馬移駐于北清河撫順相距  
遼陽僅一百八十里乘其無備啣枚疾走一  
夜卽可以抵遼陽城下况人心洶洶之時聞  
之膽破焉能荷戈與鬪攻陷焉用幾時于時  
疾調兵馬則奔馳二三百里寧不犯百里趨

利之戒哉遼陽去而令一二千人堵三岔河則西援不繼由是席捲北四城南四衛如反掌矣而薊門能安枕乎故遼陽乃根本重地也當急宿重兵于此令五千人屯東南之石門嶺以擋其來路再令千人埋伏于駱駝山洞五千人于柳河之側五千人于虎皮驛以衝其兩脇又令二三萬人堵截于代子河之許乘其半渡而擊之則遼陽有備所恃以無恐矣且又當于無形之時常令朝鮮揚兵于

東北關揚兵于北使奴酋內顧而不敢動又  
上策也此性善之言言皆石畫也職入國門  
已半月矣乃廟堂之上今日議兵明日議將  
竟無一事就緒徵兵而兵不行遣將而將不  
出竟無一人援遼此真棄遼者耳爲今之計  
惟有速

勅李如楨召募家丁四五百人隨閱視科臣姚宗  
文度遼遼瀋開鐵處處當防兵力分則不足  
聚則有餘職請悉各路精銳固守遼陽其散

處開鐵瀋陽者惟資犄角之勢聞警卽赴遼  
陽策應萬一有急經略楊鎬不足恃撫臣周  
永春宜速入遼陽與道將死守拒敵如是月  
餘臺臣熊廷弼當到到則假之經略之權以  
遼事盡付之遼無患矣此今日救遼急着也  
○保定巡撫韓浚題爲國勢顛危可慮廟堂積習  
宜更謹杼杼時急務以備採擇事竊惟國家  
承平日久諸務廢弛人情狃于因循憚于改  
弦如波斯靡而瀾斯倒旣振起之無術必顛



隕之立致以

宗社爲戲是不可爲寒心乎臣愚無所取裁頃蒙  
皇上軫畀畿南鎮撫之寄除彼中事宜應題奏者  
俟到彼另行條上乃有握樞于廟堂而謀須  
預定事虞于掣肘而見宜先圖者謹一一爲  
皇上陳之

一曰羅真才以收實用蓋聞呂望載而興周諸  
葛出而興漢淮陰拔于亡命衛青擢于人奴  
賢才原不擇地而生今武弁一途拘拘止用

世職而武科間用彼竒才異能多出于尋常  
拮据之外而人不生長于勳胄將何以令其  
窺左足而應乎于是遂有揭竿號澤走險如  
鶩國家不但不得收其一臂之用而且驅而  
納之于邪聞奴寨所用多南人戰勝攻取皆  
中國有技能者爲之發縱儻不及今亟爲蒐  
羅無論統袴文墨之徒非邊疆實用如秦漢  
末季陳勝張角基禍釀亂可不爲殷鑒乎臣  
謂今日宜亟下

詔督撫無論遠近邊腹各于所屬特訪竒異技能  
之人卽屠販可收奴隸可使俟試之事果有  
實驗錄其姓名與其所長咨會兵部量克材  
官再試再效方酌其功能題授實職果有大  
用者卽令登壇亦不爲過如此則功名之路  
旣廣真才之用自集矣

一曰選勝兵以壯國威蓋自遼師再潰遼人膽  
寒心悸草木皆兵望之披靡河東一帶勢已  
岌岌前者以烏合之兵不受制馭之將用罔

舉事以至于此國威大喪人心動搖此詎可  
晏然已乎頃兵部題欲于附近各省州縣計  
數名兵又虞于驛騷而不可行株守待斃將  
遂以遼予奴乎而山海以西不知又何所恃  
也臣謂近畿宜于河南之南陽山東之青登  
等府遠方宜于延寧甘固及浙江之東陽義  
烏出精兵去處各選熟識堪任將官一二員  
仍選委彼處道臣一員親至其地召募壯士  
厚其資糧精其簡拔每處咄嗟可得數千人

俱赴近畿酌于天津通灣之間擇智勇大將  
一員專委團練隨時聽調則勝兵一萬愈于  
疲卒數十萬矣至募兵之需責成各撫按查  
有堪動錢糧並可設法措處聽其便宜從事  
如簡拔不精當事道將俱加重處此亦危急  
之秋同心同事之第一義也不然國家如此  
大事如此時勢不急召募專主遼人衛遼之  
說恐終難恃豈直遼人之不利哉

一曰寬文墨以責成功自古言事易作事難况

言者未必有作者之心身未履其地情形未能盡悉祇憑臆見漫爲懸度萬一不可致悞疆場以悞社稷所繫豈小小哉今後疆事謂宜一切付之邊臣聽其區畫則言聽計從庶收實用迨用而不效邊臣何所逃罪儻未用而先撓之始謀而或間之則邊臣不得不聽命于內勢必掣肘反圖僥倖迨事一去始徬徨四顧無救于敗寧獨邊臣之過哉且夫事有談之易而行之未必中窾者此築舍畫餅

之說也昔人謂宋世議論多而成功少聲容  
盛而武備衰不可不引爲今日之炯戒也

一曰通章奏以決機宜夫朝廷安邦固圉不過  
用人行政兩端乃自中外釜鬻封事多留中  
人積而不能用政壅而不能行半失機宜致  
滋蠹壞今遼事決裂至于如此夫

聖衷猶未見幡然轉圜頃者熊廷弼一用舉國忻  
忻相告以爲遼事自此庶幾有賴乃關繫喫  
緊不止熊廷弼一事凡屬中外一切用人行

政爲諸臣所條奏者俱宜朝上夕下責票擬于閣臣秉獨斷于

聖心立賜施行如有不合不妨  
明諭另爲確擬以進則壅閉通而機宜決事無不行任無不效矣至于臺臣唐世濟所條特遣科臣查勘九邊提綱挈領起敝維新尤今日章奏中最急最要所當卽爲批發者也

一曰聯唇齒以慎封守古者天子有事征伐則方伯連帥各糾所屬以從今天下一家帶甲



不啻數百萬區區醜奴纔一蠢動便自張皇  
無措用兵無兵用將無將豈非以勢分而不  
可合人各一心而不相爲用乎謂宜及今請  
允凡督撫有兵馬處所及時速爲簡練卽收  
本處豪傑盡置行間一切繕戎練器務堪實  
用有事聽宣及卽出應援蓋奴燄方張遼人  
已望風而靡山海一帶乘障未必可恃詩云  
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方今時事岌岌已  
不啻陰雨矣尚可怡處堂之安而不急爲之

計乎以上數款卑淺無甚高論于廟堂之上  
與封疆之臣果設誠力行則積習以破危亂  
可弭國家神氣益張萬載金甌永固臣不敢  
自諱其愚聊陳芻見儻有可採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遵奉

聖諭酌發帑銀事照得奴酋叛逆以來臣部拮据  
兵餉計發將三百萬餘而臣力已竭臣計已  
窮乃局猶未結遼勢益危又不得不爲添兵

添餉之用兢兢也荷蒙

皇上垂憐舉朝合請慨發帑金三十九萬六千餘  
于三月十八日該司禮監官傳奉

聖諭着戶部差官星夜解發該鎮以作軍餉以昭  
朝廷優卹之意臣部題差員外樂濟衆解十萬  
委官張世祿解十萬赴鎮先將陣亡將士家  
屬分別優卹其餘充見在援兵糧餉以彰

皇上挾纊投醪之恩餘十九萬發督餉大臣買辦  
糧草爲召募兵士之用業已題奉

明旨解發間忽接兵部咨要七萬二千兩宣大招  
皇土兵正在酌發又接兵部咨要二十萬各處招  
兵昨又有三十萬召兵之議總之期于濟國  
似難膠柱但帑金全用無以宣  
皇上體恤軍餉之心若不通融酌用又非同舟共  
濟之誼臣已移咨樞臣議發遼二十萬兩內  
十萬爲召兵之用十萬內酌發優卹陣亡軍  
士家屬以鼓忠烈其餘作見在軍餉以助士  
氣又發七萬二千付兵部差官爲宣大招募

之用又留五萬爲薊鎮召兵之用止剩銀七萬餘以付原題督餉衙門爲召買糧料之需抑臣于召兵一事竊有隱憂焉蓋新敗之後兵爲急矣召兵之役措餉可緩乎斯何時也民窮財盡蓋已敲筋吸髓矣抽扣已竭那借已窮揆括已悉加派已遍昨入覲之官猶有一二順帶之銀正二兩月臣部隨到隨發俱罄三月以來杳無解到者臣部每月兩催楮窮筆秃猶尚艱難乃兵部又有州縣各動加

派召兵之說此無論朝甲暮乙令人無所適  
從而顧此失彼計臣無所措手况今封疆阽  
危兵餉俱艱惟是同心合謀則諸事可行同  
心協力則膚功可奏昔廉藺同心而秦師自  
退裴李同心而元濟成擒往事可考鏡已爲  
今之計每縣報兵期于精壯不期充數卽于  
各縣那借設處其安家器械係兵部者兵部  
額銀動支暫借充用後當銷算者銷算當扣  
抵者扣抵其鹽菜行糧俱戶部支給若加派

銀兩仍照原題數目解進太倉接濟軍需庶  
兵餉兩無悞也不然山東留加派以充海運  
矣北直留加派以辦本色矣今又令河南北  
直山東以加派克召兵之用矣外解旣無內  
帑又掃臣又無點石量沙之術于國何濟焉  
况我師敗喪兵連禍結曠日持久轉輸無算  
說者謂收拾殘兵休養士氣非一二年不可  
用則加派二百萬計日可盡其一二年所用  
皇上之餉不知何出臣憂心如焚矣伏乞

皇清通志 卷之十九  
三十一  
皇上俯憐臣部外解稀少兵餉不繼凡係募調召  
兵遵照畫一疏內題准事規戶兵分任庶有  
司可奉行而臣部猶得藉手暫移支撐也

○浙江道御史孫之益題爲夷虜狡謀不測

廟堂制禦宜周敬陳膚見以佐末議以保危疆事  
職竊見去歲奴酋匪茹狡焉啓疆撫順清河  
一攻而破職忠憤鬱結恨不能鳴劍咿啞滅  
此朝食不意近者隕將喪師羽檄飛馳

神京震動文臣宿將徒飄沙漠之魂精卒戍兒



盡作腥羶之鬼主辱臣憂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幸我

皇上軫念疆場睠焉東顧發帑金四十萬允用宣慰熊廷弼贊畫劉國縉屢

勅會議宵旰不遑宜足以禡犬羊之魂而落鯨鯢之膽矣乃近接邸報見虎墩兔憨且蟻聚于老河而煖兔復新聯其姻婭各虜挾賞紛紛見告謀旣勾連串合勢必直搗長驅遼之爲遼真岌岌乎殆哉盈庭之議已無遺策職豈

能更端以請然職竊有憂焉敢爲

皇上陳之夫人主所以役羣工者惟此

詔令盖君命臨之罔敢逆也狡酋犯順誰不同仇  
乃銓推屢奉

明旨而規避者率以爲常望餉迫于採焚而急公  
者指不數屈徒勞吳命之重申那見奉行之  
惟謹卽近議首急援遼而兵符久下宣雲總  
戎猶然觀望脫有嘉靖庚戌之變則臂指之  
使不聯緩急將何所恃此其可慮者一也兵

家至要無過擇將選兵今閩外干城誰是韓  
白之種塞下行伍止多乞丐之傭不得已以  
李如楨代如栢矣說者尚疑駕馭之難將有  
跋扈之慮且從來不經戰陣未必精諳韜鈴  
至于募遼人補兵額是矣但三韓潰敗之餘  
壯勇有幾而真定薊門徵調已空不教而戰  
徒驅市人聞去歲各鎮援兵迫之出關如就  
死地延榆甘寧等鎮若復抽選將激之而亂  
矣此其可慮者二也兵連禍結衅始北關奴

固不能一日忘情于金酋也第夷謀甚狡必  
不攻其所必秣而撫順旣無城池則遼陽勢  
同破竹西望援兵如挽西江之水北遮胡騎  
僅同螳背之車存亡呼吸風急雨飄遼陽失  
而山海厄則京師得安枕臥哉此其可慮者  
三也人心者國之根本去歲清河陷失京畿  
內外所在沟沟前月覆師之報一入都門而  
衆惶懼有朝不保夕之狀永平一帶挈家而  
徙者且接踵矣兼之天變于上民離于下白

蓮無爲等教煽滿郊圻乘機而思揭竿者恐不在山海之外此其可慮者四也孫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藉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于敵故軍食可足也今新發之帑金止充召募加派之地畝能足幾年援兵便難議撤太倉亦費支吾豈能草草結局空虛究必立見恐撻伐之威未伸而國家之元氣隨盡此其可慮者五也建州一隅耳疲天下之兵殫四海之蓄今尚未得志也各邊諸虜雖受我戎

索而聞風要挾恐亦生心况卜素爭封未定  
銀定近亦鴟張儻烽塵四起戎馬生郊議兵  
無兵議餉無餉將束手以聽之耶此其可慮  
者六也當此之時運籌帷幄綢繆牖戶者非  
他人乃樞臣黃嘉善責也叩閭累日蒙發帑  
矣蒙允用宣慰贊畫矣諸凡條議亦陸續報  
可矣兩旬以來不知募兵若干選將若干遣  
發應援若干報出關而抵遼陽者若干委幾  
部臣練京軍擇幾能將守重地且報至則張

皇無措事後燕然處堂此等世界真堪痛哭  
職不揣愚劣敢借前箸再一籌之有六議焉  
一議策戰守以圖萬全蓋犁庭旣難徒守非策  
浪戰取敗斷無有輕率躁動之理伐謀在我  
無示以怯懦不振之形先繕城池嚴加訓練  
謹斥堠明偵探其守也卽堅壁清野使敵不  
知其所攻其守而戰也掩截設伏俾賊不知  
其所乘或借犄角之勢或用間諜之謀或併  
城堡以聚我兵力或假虛聲以擾彼耕牧彈

丸黑子之區不得耕則芻餉盡芻餉盡而內  
變起因而乘之易爲力耳若專言守諱言戰  
恐不可戰之守守亦不固堂堂天朝被轔于  
小夷而一味縮朒不惟灰海內英雄之心且  
以長外夷鯨吞之志甚不可令四夷聞也

一議練京軍以壯神氣營軍數雖十萬而老弱  
半之第合而練之頗難析而覈之甚易似宜  
分撥九門每門一萬一千有奇董之以將分  
隸于千百總而各以主政一員監之就簡練



時行澄汰法每操練日第爲三等以勇略出衆弓馬習熟者爲上等膂力過人騎射頗諳者爲二等武藝未精而力年強壯者爲三等籍而記之每日報巡視衙門其戎政與巡視季而閱焉庶臨時有警則上等者可以摧鋒陷陣次等者可以禦侮折衝三等者可以站垛登陴緩急有備而營軍皆資實用矣

一議廣召募以銷隱憂連年饑饉游臻民生日蹙感敷澤嘯聚實繁有徒大凡散之則爲盜收

之則爲兵宜分遣兵部有才略主政三員隨  
齎帑金一往齊晉燕趙等地召募勇敢以銷  
近畿狂逞之心一往江淮豐沛之間召募驍  
勇以解鹽徒江賊之黨一往河南嵩永等處  
召募毛兵以銷礦徒竊發之害其兵分發于  
永平通州山海等處各委將官一員團練之  
則亡命不軌之人盡爲我堵截捍衛之用矣  
一議明功罪以肅法紀蓋信賞必罰朝廷馭邊  
臣之大權遼左自撫順失陷之後李維翰得

免逮問矣麻承恩不卽正法矣法紀蕩然何  
怪乎楊鎬之師出不臧一敗塗地而尚藉口  
街亭好水之故事也擲百萬之餉坑數萬之  
卒罪可勝誅哉尤可恨者杜松捐生殺賊反  
以違節制深罪之李如栢逗遛不進反以奉  
符令陰寬之杜松王宣者張銓監之也渾河  
難渡道臣之所得免也至監馬林者潘宗顏  
也何以馬林生而宗顏死也豈武臣不用命  
而監司獨冒矢石乎不知林何以自解也且

賀世賢首收斬馘之功未蒙破格之賞何以  
答羣望而鼓豪傑今宜優卹死事諸臣以爲  
殺身殉國者之勸賀世賢不妨登壇設纛以  
壯萬里長城之勢若楊鎬已奉溫之命戰死  
旨戴罪其馬林李如栢均應勘處庶勸懲明而入  
心肅矣

一議急用人以收實用唐遣郭子儀單騎入虜  
而回紇受盟吐番潛遁宋用韓范爲宣撫使  
而西賊相戒有膽寒膽破之謠今遼事甚急

邊防久弛經略之代非熊廷弼安能勝其任  
而愉快乎賜以尚方隆以節制當無俟再計  
者至科臣姚宗文謀略優長宜急遣閱視遼  
東又分遣兩科臣閱視九邊覈兵馬虛實墻  
垣修廢器械利鈍兵將強弱據實回奏以定  
賞罰庶各邊聽覩聿新而諸虜亦知中國有  
人不敢向南而牧馬也

一議按經制以足兵餉師行則糧從今額賦已  
增借支已罄摻括扣除無遺術矣職以爲宜

勅下撫臣細查主客兵虛冒之數近日敗亡之數  
卽以舊餉補其新召不得以有限金錢填債  
帥谿壑此撫臣之任也在司農宜執請金花  
借留外稅蓋金花原備邊需大工亦已久停  
明主可與深言儻得歲留一半則不必年年  
加派而新餉可無憂缺額矣雖然國家未有  
欲外攘而不自內治者

皇上自靜攝以來中外釜鬻亦多年矣時方自恃  
其英明彼或竊之于醉飽因循日久蒙蔽漸

生萬一瓦解土崩之勢已成而狗偷鼠竊之徒踵至則天下非職所敢知也况夷酋雖么麼小醜乃肅慎舊封而金人遺孽也靖康之禍始于金而金之禍始于童貫今左右近習之間寧無童貫其人者耶願

皇上之深思而熟察之伏望早

御文華召見大小臣工面賜籌畫儲將選兵扶危定傾仍速補大僚以隆股肱開言路以廣聰明起廢棄于山林釋貞亮于犴狴俾廟堂

全書通石書 卷之十九 三十九  
之上有一番整頓則可坐繫單于於

闕下矣何憂于建酋哉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危遼夷虜交訌中外綢繆宜固敬陳末議以圖萬全事臣觀三韓再挫百釁俱開示人以兵餉兩虧之形自露其智勇俱困之狀堂堂全勝文武將吏受侮小醜莫可誰何總由積玩成弛一潰難振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臣筦中樞安從卸責今之緩急已經廷議條陳亟見施行外竊謂作事



必先所急謀國當權其重謹臚列數款伏乞

聖裁

一發援兵以安艱尠新破三軍草木皆兵彼望  
大旱之霖我置枯魚之肆卽慈母不能有其  
子調重兵以安衆臣非不知第各邊營伍已  
虛各虜窺伺欲動垂危必潰之勢不亟爲救  
援計恐左臂去而腹心危卽四肢安能無恙  
也疆場彼此有分臣部視屬一體緩急異勢  
不得秦越無關卽各路兵馬未可輕抽而就

近撫鎮標營量調一二卽將加派新餉發鎮  
召補庶虛實兩資而緩急並濟也

一併城堡以保畸零遼民屯堡碁布散處耕牧  
此在烽燧無警時則然耳近奴窺虛狂逞動  
輒擁衆徧救則兵勢難分不救則棄我赤子  
資彼軍實賊挾長驅之勢我成破竹之危合  
無督行各道及該管將領凡民附近大堡者  
俱要收入城內官爲安插又各小堡與各將  
官之堡遠絕者擇其適中堡寨稍大糧草易

集者委一知兵武弁將臨近馬兵歸併一處  
令左右顧盼互相策應人聚而勢重力併而  
兵強不至以民予敵矣

一練土著以振積弱露師十萬日費千金調發  
之兵聊以救燃眉耳按遼兵原額八萬有奇  
數非不足也或扣餉而不補或占籍而空糜  
以不教民戰豈有幸乎召募遼人以簡其精  
銳試以時日俾虜退能守虜來能戰蓋客兵  
入衛不切于土著自來遼人與奴酋風氣相

習膽氣相並况訓以能帥忠勇必倍不逾年而援兵可次第撤矣積弱之後難再因循撫按衙門宜不時一簡閱各官有沿襲故套者白簡從事總鎮以下本部從重議處不得仍前姑息再悞封疆

一守衝城以固保障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充國困先零屯田而降其久也奴酋一日不授首我兵不得一日忘戒備彼兵馬素強且喜衝突而遼自撫順清河殘破以後數百里巖

邊鞠爲茂草修復舊堡豈非急圖第恐物力  
凋殘舉羸未易宜將遼瀋開鐵一帶各屯兵  
嚴守而瀋陽尤緊要蓋瀋陽爲諸處咽喉瀋  
陽安則諸處無虞瀋遼危而開鐵寬靉皆岌  
岌矣聞奴多造木梯戰車此何非攻城之具  
我當豫爲設備勿使近城而又以精銳遊兵  
分派防護來則拒去勿追示以如山不動之  
勢勿蹈前車可鑒之轍俟兵力稍振而後次  
第一圖舉是亦一策也

一禁貂參以窘奴利奴寨山林叢密可耕地少  
一切米粟皆取給金復海蓋之間則以貂參  
之利奴實擅之內地金繒半爲奴有彼竊天  
朝之錙銖以成積歲之富強者也乃今狼子  
野心負恩反噬今雖斷絕貿易而有等細人  
暗通財利又聞沿邊諸虜代奴轉鬻易粟潛  
輸趾錯于道若不禁止是明助敵以強勝之  
資而誨奸人以通夷之路也宜行經略諸臣  
查照禁革但有與奴交易者無分米粟貂參

俱以私販鐵器之罪罪之奴因坐困內變自作此今之所宜亟行也

一恤陣亡以作忠勇湯火一具蟻蠹爲愁人獨何心乃不怖死蓋或激于忠義或奮于功名故走死地如鶩耳今陣亡諸將士不惜頭顱頂踵膏于戈刃暴于沙場寧是徼功實期殲賊旣不免身首之異處又不獲褒錄之同恩不鬱鬱九原乎謂宜酌其崇卑分別錄恤庶黃沙枯骨荷雨露之無偏鐵甲干城作精忠

之更倍矣臣故謂陣亡不可不亟恤也

一議款虜以銷戎心環塞虜夷向多受我戎索  
歲每有賞賚謂其恭順守邊爲我用也近虜  
宰賽諸酋貪奴賄誘輒以講賞爲名聲言犯  
槍何物么麼敢爲激亂平日豢養謂何合無  
責成督撫衙門差委撫夷官員向各酋責以  
大義諭以禍福使北關益篤忠順各虜毋聽  
勾連仍飭沿邊將卒坐甲蓐食嚴加防禦通  
官往來務擇伶俐的當之人熟諳偵伺使夷



情盡輸于我或亦伐謀伐交之一端也

一廣收羅以固根本蓋左臂搖動固無以紓東顧之憂而肩背單寒亦何以壯北門之鑰且山海以西如一片石喜峰口古北口在在要衝添兵設防豈容疎緩合無容臣移咨督撫各委知兵武弁召募勇敢團練武藝散之處處金湯合之在山虎豹可以聲遼左之援可以寒諸虜之膽則召募當議也以上諸款卑卑無甚高論無非急于揀焚臣又惟人情不

鼓則不應不激則不發雷霆震于上則人人  
悚志屏息紐風和日霽之常則敬畏之心化  
爲戲豫矣今夷狄縱橫災異疊見正臣子臥  
薪嘗膽之日豈

皇上寢處燕閒之時伏願

嚴勅羣臣亟爲整理無爲宋人之議論期效漢人  
之力行

綸綽一宣羣情自奮何中國不可磨礪四夷不可  
鞭笞將轉危爲安億萬世鞏固矣

○湖廣道試御史劉有源題爲遼師失利一月  
廟算未見萬全懇

勅當事臣工極力協志以保疆圉無致再誤事竊  
惟經略四路出師三軍殲殞人以爲奴酋之  
狡而職以爲我師之愚也人以爲邊臣之踈  
而職以爲部臣之玩也自去年四月撫順等  
處相繼克陷一時廷臣惶懼徵兵設餉遣將  
任人未有成算乃自楊鎬一至弛擔釋負廟  
廊之上遂有置之不問之象以是經略緩急

善道石書 卷之十九 四十五  
任意朝檄一催倏而誓師倏而出境倏而深入一旦驅數萬命于犬羊委百萬餉于谿壑殘敗不可收拾究之罪獨在經略乎羽書報急舉朝失色又相率請兵請餉請用人請易將若曰但得請于上何憂奴虜哉無幾而我皇上慨發帑金四十萬矣

勅劉孔胤統兵出援矣起劉國縉贊畫矣用熊廷弼宣慰矣允樞貳楊應聘祁光宗矣擇李如楨代將矣

皇上無一不徇廷臣之請無非憂切邊疆慮深宗社爲臣子者自宜急急遑遑求所以紓

聖明東顧之勞不謂尚泄泄從事也帑金發戶部有日未見星夜差解次第給發自帑金外亦未見作何補湊儻見餉不足了結此役仍待彼時請帑耶除加派外那借搜括難云中國之大不可講求只在計之豫耳且餉總爲兵兵總爲遼何分募調及兵曹爭執而後派與之無論非同讐之誼亦失司計之體矣各邊

額兵及營衛官軍伍籍半空平時猶不可不問此何時耶尚不求覈實耶調遣之難實坐此今議調兵議募兵見有不同要之調援急着也不可緩也召募備着也不可失也假令去年計勦之時先設一退步今日亦無此張皇矣樞臣當並採而急圖之蓋凡天下事議者議何必僉同任者任何嫌獨持苟拘拘嫌怨是避而決裂移之國家矣試問掌九伐之法者經略乎大司馬乎不肩爲已任乎幸毋

妄意奴酋之不卽來也奴酋卽來而爲今日  
慮者猶可知也惟緩來而爲日後虞者不可  
知也故此時徵兵設餉且毋曰以伸國威且  
毋曰以雪國恥而惟求以保國祚議者云以  
守遼爲第一義誠至當不易矣何者守遼正  
爲勦奴地也一切機宜諸臣籌之已無遺慮  
而職所進者正欲借此警懼以商國家長久  
之策則議兵與餉似不宜僅僅補葺苟且竣  
東事而已也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大臣各率所屬備求足兵食之方  
以速殄逆奴以永奠疆土庶不負

皇上隨請輒報之意臣子亦藉以追職業愆尤矣  
○翰林院檢討徐光啓題爲兵非選練決難戰守  
懇乞

聖明垂採僉謀立刻施行事職竊觀燕臺形勢北  
鄰戎虜阻絕之區南控中原廣衍之處非若  
陝洛河東蜀漢荆襄河山四塞遷徙亦可暫  
安扼險猶能自固故非兵無以威國非戰不



能守土是京師者必戰之地也遼爲京師左  
臂負山阻海隔閩華戎陸走薊門有直達之  
便水走天津一帶有四通之勢若遼左不守  
強敵坐大山海以南處處設防費且十倍于  
守遼矣故遼左者必守之地也勢在必戰而  
無必勝之兵勢在必守而無必固之策則豈  
非數十年來因循弛廢實使之然乎夫奴酋  
之地與人不過一縣耳以中國較之地千倍  
也人千倍也然而屢遭敗衄覆軍殞將者則

奴之善用其小而我之不善用其大也戰者  
角勝之事非才勇智力殊絕于人者不克也  
故知戰勝必待于精兵精兵必選于大衆一  
州之所有不能當四方之精銳明矣今地大  
人衆而不選不練徵兵十萬悉皆脆弱集合  
諸將僅得精勇家丁數千又分四路奴則二  
十年選練犀利精強且酋號令極嚴韋都用  
兵有法又恒以大衆敵我偏師漸次騷除能  
無盡乎盖奴號寡小能用一方之精銳我雖

衆大未嘗合天下之精銳故再戰而敗非不幸也若我之制器選士政教皆與奴同則千倍其地者必千倍其強豈有不勝之理乎若但言徵發不言選練此如擔雪填井無絲毫之益而有丘山之損矣職前䟽以爲必須選練者正此意也今日之計遼左宜一面應援一面鼓舞各邊宜盡法挑選量行調遣以支目前之急朝鮮固宜遣使慰撫亦須用加賞恤使整率兵衆列營境上北關僅存宜激勵

振作與朝鮮兵南北相應以成牽制之勢至  
于商求至計必須選募海內奇才速赴京師  
精加練習爲戰守之備然後可以內壯京營  
外援遼左或與主兵爲唇齒或調客兵爲犄  
角無施不可此請至再至三但令各州縣召  
募解京恐所選未盡合式至于逃回却反不  
止空費安家銀兩尚須給發回往資糧苟因  
循姑用未免又蹈去年覆轍展轉思維終須  
就地選募似屬便宜伏望

皇上勅下閣部大臣博訪廷臣不論資格但取堪  
此事者選得數人更求將吏數員爲之副貳  
派定省直先行會議選募格式練習條規賞  
罰功令甲仗制度安家行月糧等項數目務  
求畫一星馳分赴各該地方先期行文知會  
本撫按行令該管文武官員或挑管伍或募  
民丁依法揀選務將勇力捷技絕倫出衆者  
別有異才藏器不肯赴募務要虛心咨訪百  
計蒐羅通候使臣到日照式閱試每三四州

縣衛所適中之處便應親往令赴募者無得  
過二百免致勞民損功閱試畢日分別等第  
填註格冊就行選委將領各給安家衣鞋及  
在途行月糧陸續起發赴京先于三大營中  
選擇良將或別有簡用務須謀用足備諳曉  
節制者職司練習隨到隨練精選教師擇取  
實用技藝羣居聚處日夜講習務令透曉精  
熟候人衆稍集合營團練其選士之數不必  
限定多寡亦宜酌量每省直若干裒多益寡

悉聽從便總合大數少則不必取盈多則儘數遣發如錢糧委係不敷所餘人數量行賞賚許待後次取用差去使臣應給

勅書關防稍假事權延訪真實將材保任薦舉量移遷擢以備緩急又令訪求精巧工匠一體從優起發聽用乃至甲冑軍械火器有精巧異常及本地所產器甲材料亦應製造博買赴解該部或給發操演或依式成造其選士所用安家行糧在途月糧及買造精利甲仗

一應材料等銀于本地方設處到京以後月糧鹽菜犒賞等銀應于該部支領其使臣與撫按以下宜各合心併力共濟時艱若有騷擾地方徇情偏舉濫收罷弱空費資糧者責在使臣其有偏信所私朦朧推諉故稱缺乏無意急公者責在撫按司道聽令互相糾舉其有蒐羅無法虛應故事惜費憚勞推托阻誤者責在將令有司聽令不時叅奏其有起發在途生事擾民凌虐銖求脫逃更換者責



在將領事發嚴行正罪其技藝不閑行陣無法賞罰乖張科剋財物者責在練將聽巡視衙門綜覈殿最一應在事官員俱俟選畢練成課其強弱堅瑕分別等第以爲功罪嚴行賞罰在外文武將吏一體考覈本地方所選士衆冊報吏兵二部查覈等第多寡依考功法分別黜陟此舉若在必行必能人人盡力事事合法將聚有虎豹之勢散有率然之形進有雷霆之威退有金湯之險不過上等精

兵一二萬人戰可必勝守可必固矣儻慮各  
地方錢糧無從取給宜令撫按司道官實查  
各屬貯庫銀兩卽非在在充溢必有一二堪  
以動支那借者前後官司地方耳目誰能掩  
覆且同舟求濟而坐視阽危賢智不爲也臣  
民慕義捐資儻蒙

皇上優加激勸又有源源而來者亦可隨處給用  
也若慮餉司缺乏則新兵教練少止數月多  
止一年截長補短半歲爲期半歲之餉多不

過二十餘萬各衙門宜念勢在危迫悉心併力那移計處當亦無難教練旣成就可選汰各營罷卒坐名抵補或實京營或防遼左或分布保河通津薊永昌密皆轉弱爲強亦永無新兵餉給矣職備位宮寮非敢冒躍冶之嫌忘典冠之職特以憂深恤緯憤切同袍噍噍之音不容自己伏望

皇上不棄芻蕘之言亟爲桑土之計立賜施行庶幾早圖一日早濟一日之用不然者遷延觀

望坐眈時日後來事勢逼促計不得不出于  
皇上此而愈無所及矣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鼎題爲敬陳威德並用  
之策以救時艱以裨邊政事職聞用兵猶置  
棊也置棊者置之活着則全局贏矣若其不  
然則全局輸矣今日遼事是矣遼左之急募  
兵徵兵議餉議將事事皆實着也至于精微  
窾綮之處廷臣未言本兵未籌然而聯絡天  
下大勢成天下大事者實繫乎此自非

皇上莫能用之職竊觀今日朝常之壞者由我

皇上奮揚之神威不振也今日邊疆之壞者由我  
皇上浩蕩之德意不宣也夫天子一怒而萬物伏  
一喜而萬物鬯惟其出于天子故中朝四夷  
不覺其鼓舞震動焉邇者東師敗衄謂宜

皇上赫然奮勵召見廷臣誅責局中將帥蒐求格  
外賢才而職伏覩德意和平寬責後效雖發  
帑調徵選將使能日煩宵旰而盈庭無成畫  
當事無勝着人心泄泄如昔者患乾威不奮

也一奮而廷臣凜奉威靈戮力籌畫者出矣

皇上拱默而諸臣耽處堂之燕雀而盛致無功畫

皇上包荒而諸臣鬪穴中之鼠鼯同遇風之載而

皇上舟中反唇扞伏戎之門而一室怒臂在當局

大臣且縮手憂讒在旁觀小吏亦痛哭無益

以職觀之其偷旦夕而無危亂者幸也夫幸

皇上可爲常哉然人心孰無忠義惟經年不覩

天顏故無以發揚其志氣耳

皇上柰何不赫然振作朝見羣臣下一

明詔示以朝廷紀綱使賢者速進邪者速退有功  
必賞有罪必誅以磨勵廷臣精華之氣而一  
洗庸懦雷同之習乎及今不由申飭恐舉朝  
之人皆勇私鬪而怯公戰且置奴酋于不暇  
問者禍亂未有已時也職又聞天子之德澤  
天下之喜氣也職見近日畿內按臣王象恒  
皇上蠲三輔之稅以蘇民困而效汲黯發粟故事  
以請心甚快服之如

皇上一下其䟽則

皇上之德意光矣三輔之歡聲不可謂非遼左之  
兵氣也且

皇上亦何藉此秋毫爲哉夫振遼左之金鼓莫大  
于褒忠魂壯全遼之藩籬莫急于獎屬國今  
者部題捐十萬金以卹陣亡將士妻孥矣然  
而所卹獨主兵也而南兵浙兵及各邊兵赴  
援而沒于陣者其妻孥安在儻亦宜移文各  
省直弔其父兄卹其孤寡而慰萬里死事之  
魂乎杜松渡渾河遇賊而陷力窮矢盡而死



劉綎搏戰剋賊十五寨手刃虜級無算援揀  
不至而與劉招孫皆戰死王宣趙夢麟之爲  
偏帥而死潘宗顏董爾礪以督陣文臣而死  
夫死人所難也况肝腦塗地乎而坐視者猶  
曰違制曰輕敵是豈復有人心者哉臣願

皇上速下詔令設二大帥及死事諸臣位于都城  
郊外特遣大臣諭祭又

勅立廟遼陽塑兩大帥像以諸死事並配血食仍  
賜諭祭文令經略大臣以下率三軍哭祭如

都下儀令戰陣之士知兩大帥之忠魂千古  
可以不死夫誰不激憤烈而效死命者乎朝  
鮮兵出寬奠而敗沒乃傳聞其國王提兵三  
萬親至義州欲以助中國而殄小醜此其忠  
于國家殊可獎也

皇上何不捐三四萬金遣官褒諭國王弔問覆沒  
將士并頒賚其元帥頭目以下及從征軍士  
示以賞格令其整兵境上爲搗虛牽制之勢  
乎北關世受我恩依我爲命金台失等卽未

前進殺賊而勢必不反戈爲虜奴助何不捐  
萬金頒勞其部曲亦示以賞格令其近屯下  
寨張撻伐之助乎夫中國調兵而費不貲也  
募兵而費不貲也今朝鮮北關各自餉其兵  
以助我而我何惜數萬犒賞之資以犒之犒  
之而夷心感激有百倍于中國烏集之衆者  
矣此皆職所謂布活着收餘局也以職計之  
國家調兵各邊而兵不至膽喪之餘將謂驅  
之死地勢且易爲變且旣無死心調之亦何

用不若以本部所議各邊調兵之餉銀照近日開原道韓原善所陳令遼東五處兵道各自擇將領隨便召募隨處操練計一道可募五千五道便得二萬五千各將旣易爲統領各道又易爲撫恤安插有方給餉有法儘足爲遼東長城而又精揀遼中見存之兵收散亾起瘡痍覈實以補其虛伍優厚以結其感激爲目前守禦計則數十萬內帑可省爲五道募兵之用而兵亦可以無擾于九邊矣若

東樹朝鮮北聯北關之雄援則是謂以蠻夷  
制蠻夷計無善于此者卽今廷議遣閱視科  
臣便當以此委之調理亦不過再捐

皇上十萬金耳夫十萬金有百萬金之用焉可惜  
而不爲之第此種

德音行之臣下則爲羈縻故事未足鼓動人心惟  
皇上明詔則如日月之布雨露之施草木應時向  
榮山谷應時普照所謂聯絡中國外夷之精  
神而成天下之大勢者此矣舉朝怠緩囂張

書通石畫 卷之十九 五八  
患在紀綱不立職敢以奮發之威進

皇上邊疆頽廢渙散患在德澤不宜職敢以優卹  
皇上之德進

皇上夫中國之戰勝在廟堂而其磨礪鼓舞全仗  
聖明反掌間妙用職近見熊廷弼之疏續進覽而  
宣諭之

旨旋下韓原善六難四易之疏真切痛快而屢  
旨報聞然則今日非

皇上不能採擇廷臣也然非

皇上威德兼用亦安能飭勵羣臣收拾百姓措危  
邊于泰山之安哉職本儒生未諳軍旅但目  
擊心痛輒陳樽俎間一得伏乞

聖明採擇

○工科給事中范濟世題爲遼左破壞已極援遼  
觀望可駭乞

勅該部明正軍法以救危遼以奠

神京事遼左自三路敗衄之後岌岌乎有朝不  
保夕之慮此人人所知也遼左安危關繫

神京安危此亦人人所知也故救遼之役若抱  
漏甕沃焦釜急急皇皇猶恐無濟于事不虞  
將領猶然觀望之不前也據新撫臣杜承式  
揭帖謂軍士鼓譟不肯行寧死宣府不死遼  
東急之恐有破轅之禍貽

宗社之憂等情噫是何言之太易也試問今日遼  
左當救乎不當救乎救遼當用兵將乎不當  
用兵將乎今調宣府之兵不行矣再調各鎮  
之兵將以宣府爲例誰肯荷戈前往者以見



在之兵調之不行矣以招各省之兵將以宣  
府爲戒誰肯無因而就死地者一鎮作備四  
方效尤萬一天不悔禍虜騎長驅遼東旣已  
破壞京師又復空虛不知

聖主宸極之地可閉門拱手聽夷虜縱橫乎抑可  
剪紙爲兵而用以退敵乎唐時藩鎮擁兵抗  
命止在將帥乃今見之軍士矣藉使軍士果  
不聽調平日鎮撫統馭之權何在至臨時不  
得一臂之用也劉孔胤當初調時便有不出

言通石書 卷之十九 九  
關之疑今忽而請兵以難朝廷忽而鼓譟以  
挾朝廷其中線索當自孔胤操之罪尚可勝  
誅乎承式乃云或留任以收攝軍心或勒令  
回衛夫回衛矣誰肯收攝軍心也此自是孔  
胤意中語而非紀綱法度之言也嗟嗟九邊  
鎮撫雖各分有信地然以

皇上視之則皆土宇也九邊鎮撫雖當各綢繆其  
戶牖然以

皇上視之則當有緩急也况各邊夷虜雖出沒不

常然志在搶掠而建酋則有志窺伺矣各邊  
土著之民皆勇健敢鬪藉之可以禦虜而遼  
東非借援各鎮則不可支矣此其理勢明甚  
不意各鎮以同室之鬪而忍爲閉門之舉也  
總由法度廢弛人心懈怠遼左如在滾油沸  
湯之中號招求救

廟堂之上悠悠忽忽今日議將明日議兵不知  
費幾多唇舌不知捱幾多時日始有定議及  
至下檄各鎮窺

言通石書 卷之十九 十一  
廟堂之意亦復如是或減其兵以明湊處之艱  
難或後其期故示調發之不易今宣府且以  
鼓譟告矣如此痺痿不靈便是國家莫大之  
患何必天垂異地吐妖然後謂之不祥也若  
不大加振勵一旦國家有急調兵兵不行遣  
將將不應行見

皇上孤立于上也可不畏哉伏乞

皇上速逮孔胤明正軍法庶法度以明人心震惕  
以救危遼以奠神京庶幾其有及乎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盧謙題爲山海將官馬難  
卒辦寄養馬匹從權濟急以救目前事職巡  
歷永平據永平兵備道副使劉澤深呈爲請  
允寺馬以濟急需事竊照衝鋒破敵全資馬  
匹山海四路去歲挑去援遼馬匹幾三千匹  
而又兼以應付援遼客兵奔波歲暮霜雪侵  
凌馬之死者不止十之二三矣至于題留鎮  
守控制咽喉法非不善而無兵無馬與無將  
同兵則見今奉

旨召募不敢煩瀆馬則欲買之民間而索求遍地  
荒僻能有幾何欲求之西邊而春夏非時途  
遠何時得見今夷虜鴟張犯在旦夕各路將  
官日日索馬無以應之急在燃眉躊躇無措  
查順天府所屬有寄養馬匹不下數萬去年  
曾兌遼東馬若干今門庭之寇不減于遼而  
山海要區比遼爲切有此寄養馬匹斬而不  
與是豈所以備山海救剝膚者哉恭遇巡方  
至此目擊擾攘情形當必洞然在念伏乞檢

撥附近州縣馬二千匹兌給山海四路軍丁  
領騎操用備防禦庶營伍稍充而拒堵有資  
矣等因又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象恒爲  
請兌寺馬以濟急需事據永平副使劉澤深  
呈詳前事看得畿輔寄養之馬原爲拱護

神京之用豈爲邊關設哉第時有常變事有經  
權時值其常誰敢擅違尺寸時值其變安能  
株守故常總之期有濟于國事而已今東西  
諸虜意在窺關警報日聞聲息洶洶山海關

總兵柴國柱創設之鎮守與薊鎮舊有馬價不同且虜警倉皇之際卽有價召買不能猝得真所謂燃眉之急也使不從權濟用誰與當長驅之虜哉職查三十七年遼東以用兵請馬前任屯差御史徐鑒曾執奏不與而職顧願與之者彼其時勢不同前事之執奏可踵如邊關之警急何哉且遼東舊有馬價之處非山海總兵創設之比况去年又曾兌給遼東乎合無俯從副使劉澤深所議就近豐



潤玉田諸縣撥兌馬二千匹以濟一時之急  
庶馬兵不苦于徒步而山海增百倍之勝矣  
伏乞

皇上勅兵部作速議給施行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宣軍鼓譟有因大將逗  
遛非法懇乞

聖明嚴加究問以肅軍紀以安封疆事本部先爲  
奴酋猖獗愈甚遼兵披靡難支謹遵

旨酌議遣將調兵事宜調宣府總兵劉孔胤領本

鎮精兵三千併前缺額兵一千各帶馬匹盔  
甲器械赴遼救援本鎮先借給各兵安家行  
糧用過銀兩見在解發抵數隨據宣府巡撫  
趙士諤揭稱分守口北道杜承式呈稱看得  
○兵奴酋發難以來宣鎮先後二次挑去援遼精  
兵五千名馬騾駱駝六千八百匹頭隻兵部  
原議隨調隨補不以遼事累各鎮續該本鎮  
請討招補兵馬銀兩輒又小變其說議令兵  
招三之一馬補十之四其于召兵買馬銀兩

則釐毫未發也本鎮搜東括西無可措手僅  
于東援兵馬未補糧料銀內按月截扣暫克  
買馬急需而市馬稀少從去年十一月到今  
買補印驗者約纔二三百匹耳軍丁亦有懲  
于東事人情洶洶不肯就募本鎮單匱之形  
寧獨守土者言之悻心

廟堂之上必有軫念到此者矣今再議調兵四  
千名正馱馬當以五千三百騎據稱發銀五  
萬兩以爲從寬調去兵馬卽行召補已代宣

鎮而慮之蚤者竊計援兵每名例給安家銀五兩調兵四千名總該安家銀二萬兩而官軍之廩給行糧不與焉卽剩存二萬五千餘兩僅可充馬價之半餘者誰爲補處而盈甲器械等項又從天降從地出乎此猶就發銀五萬兩言也乃有銀而馬尋買不出則所難又不在價矣總兵劉孔胤旣奉有援遼之

命應令自帶健丁馳赴山海聽薊遼軍門相機調度卽以議發銀五萬兩于彼中召募軍士并

做去年萬照磨事例兵部另差一官領銀買馬以濟遼用庶在彼省安家行糧及贍家之費在此免調選騷動之擾豈不爲兩便哉蓋部發銀五萬兩既可充宣鎮召補而謂不虧于額獨不可自行募補而必欲假手他鎮乎又稱謹會同宣大總督吳崇禮議照宣鎮兵馬自兩次調援後所存精銳無幾頃者遍歷諸路查閱惟沿邊各堡尖兒手及正兵營左右兩哨人馬庶稱驍勇兵數不滿四千非戰

具也若再挑選四千雖謂無兵無馬可矣無  
論虜衆大舉卽以數千騎入犯勢必不支邊  
備如此能不爲寒心哉款貢日久虜與漢人  
相習內地虛實彼稔知之先是調援每向左  
右兩哨亦已去半殊有伺隙之意而尖兒手  
分布防守沿邊隘口爲虜人所素憚此兩者  
萬萬不可去舍此則但就兩次挑選所餘者  
短中求長徒滋騷擾徒費芻糧無裨衝鋒破  
敵之用反不若就彼招募之爲便矣且該部

一面申飭修備一面責令撤備邊臣將何從  
適夫士氣一時或可頓鼓而軍實一時必不  
能遽充矧在今日兵更難募馬更難買前疏  
已詳言之該部毋謂金錢旣發便可諉咎邊  
臣倉卒變生積金豈堪禦敵職等不敢以  
皇上之封疆徼倖也九邊總屬一體必欲割此療  
彼前者缺額一千職等尚可忍痛以應至于  
續調三千有死不敢奉

詔盖三千卽係精銳爲數能有幾何驅之遼左未

足以遏披猖之敵勢留之宣鎮尚足以懾窺  
伺之虜情該部誠平心而籌設身以處應否  
盡調必有定論矣若謂宣鎮無事不妨空國  
赴援則昨年此日遼左不稱無事乎何一旦  
決裂不可收拾也夫天下盡忽之以爲無事  
而事至矣職等之爲宣鎮憂正長耳職等又  
聞總兵劉孔胤所蓄漢夷健丁以數百計無  
不人人一可當十統兵七千出關亦足以壯  
聲援卽欲滿萬而孔胤曾任薊遼與以原糈



令其召募彼中勇敢之士必有應者其于援  
遼自可無誤而何必于宣鎮爲焚林竭澤之  
計乎又稱據分守口北道揭報宣鎮軍士聚  
集鼓譟先到總兵及都司衙門首吶喊放砲  
不已職令中軍董繼舒傳問俱云兩次援遼  
軍士無一生還且月給銀六錢家中不穀養  
贍至于子賣妻嫁者卽令募補又着原軍家  
屬要丁十分苦楚我等若再調去也是這個  
樣子左右是死不如死在宣府罷職令中軍

傳諭我爲地方三次上本懇求免調邊兵何  
待汝等來說衆軍又稱三四兩月錢糧已經  
出示給散至期中止顯是還要我等援遼職  
令中軍傳諭月糧本日便放各軍退至城北  
演射所羣聚叫呼未肯遽散總兵劉孔胤等  
各到演射所再三理諭職復出示安撫自卯  
至午方散除職嚴諭各官申飭頭領禁戢隄  
防外擬合塘報又准本官揭稱爲照宣鎮兵  
馬之不可調職兩次上疏陳說利害不啻詳

矣但職懇之愈力而該部持之愈堅職不避  
煩聒具疏力懇蓋慮切衝邊惟恐武備盡撤  
狡虜乘間竊發可虞耳不意疏未發而旋有  
營軍之呼所憂不在外而在內也先是總兵  
劉孔胤屢次手本移會挑選兵馬職應之云  
此事當以死請且姑少待而孔胤惕于部劄  
令坐營高範調兵馬四千七百赴鎮聽候挑  
選一時人情洶洶匿揭遍于通衢職雖在外  
已稔聞之急完巡關之事馳歸離鎮城不兩

舍而鼓譟之報至矣雖經曉諭解散反側正  
自不安此時宜撫不宜激職願該部毋執成  
心亟寢前後明示以宣鎮不調一兵一馬衆  
心自定職三疏籲呼原爲封疆非因其要挾  
而請其權仍在上而不在下似于國體無傷  
若復自雄其斷堅執如初士囂于內虜訖于  
外寧夏之變只在呼吸職肝腦塗地固所不  
辭遼左之役未結又一遼左之續國家豈能  
堪此至于旣艱之日易將非宜總兵劉孔胤

仍留鎮壓是亦倉卒定難之急着也該部自有權衡職不敢侵也各等因到部爲照遼左危在旦夕望救以日爲年臣部酌經略之請議調宣鎮兵四千及各鎮兵六千共一萬名令總兵劉孔胤統領赴遼已奉有

明旨矣臣部屢次行催立望遣發而該鎮撫臣趙士諤始以援兵當罷請旣以完遼另議請且謂所調援兵必不敢發調兵銀項必不敢領臣部兩疏駁催再奉

嚴旨而該鎮總兵劉孔胤遂兩次具呈謂大將出  
關非益兵五萬人不可臣不勝駭異隨卽差  
官督促勒限起程不二日而撫臣遂有鼓譟  
之報此其線索作用卽撫臣亦在圈套之中  
要君倡亂紀綱若掃藩鎮之勢固已成于今  
日矣孔胤抗違

勅旨恐顯受跋扈之名鼓煽軍心欲暗謝逗遛之  
罪此等機械將誰欺乎如曰各兵以贍家爲  
薄不妨另處優給何不代爲請也不思援遼

之役各鎮軍丁皆有調遣何不以理論也孔  
胤請兵五萬譚何容易調三千于該鎮猶退  
縮不前益四萬于各鎮又豈能倉卒辦耶自  
相矛盾矣當此救焚拯溺之時宜有影隨響  
應之勢乃孔胤作俑抗法尤而效之又何誅  
焉天下事竊恐從此不可爲也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卽將劉孔胤拿問仍

嚴諭該鎮督撫按衙門合示曉諭軍丁亟圖安戢  
明示以挑激之由勿重其要挾之懼仍一面

將原調兵數卽于各營伍抽撥不得獨累一營其應給糧餉不妨從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誰謂三軍反不應也其或家有父母別無兄弟勢難遠出者卽將發去銀兩隨便召募務要補足前數擇勇敢副將併千把總四員速統前來不許仍前觀望致悞軍機必如是而後可以飭朝廷之法可以定疆場之危傳之四夷不至竊笑目今緊要之着或亦不出此耳若以鼓譟一節遽下停徵之檄非臣部



所敢言也

籌遼碩畫卷之十九終